



這個短宣，不是三兩星期到外地一轉，返港後工作一切如前。

這個短宣，要求學員放下工作一年，專心在本地受訓、實踐，一嚐儼如全職服侍的生活。

「既然摩門教徒可以奉獻一兩年時間傳教，為什麼我們基督徒不能在一生的年日中拿一年出來全職服侍？」畢德富牧師在八十年代後期就有這想法。當時香港已有「基督徒短宣中心」的兩年制課程，但畢德富牧師考慮到荃灣堂（下稱荃宣）的弟兄姊妹未必能騰出兩年時間，於是牽頭籌劃，在一九八九九年開辦一個一年制的佈道課程和實習，向有心志的會友發出「一生中一年」的挑戰。

用一年走過木人巷

——荃灣堂「一載短宣」的挑戰

迄今三十屆

課程每年收生兩次，每次四至八人。荃宣本身是五十年代開荒佈道的果子，一向強調傳福音，所以課程開辦十多年逾三十屆，一直蒙神恩領感召學生到來；課程也開放給分堂會友，他們的參與頗踴躍。

師資來自荃宣及分堂的傳道同工，教導集中於如何有效地把福音傳出去，著重實用，並配合教會事工和植堂計劃，例如第一屆適逢教會在水石湖墟開植分堂，學員便進駐上水佈道。其後不同新堂和佈道點的開荒人手中，短宣生都榜上有名。

畢德富牧師說：「我們希望這課程能為教會培育事奉人員，及讓有心全時間事奉的人，在一年『木人巷』的磨練中，印證他們的心志。」學員來時多處於尋索階段，結業時，有些人確定了神的呼召，繼而進修神學，成為傳道人，單是荃宣就出了超過二十位，現今多在母會及十幾間分堂事奉，其中一位更赴泰國任宣教士。另有人在教會或福音機構擔任行政工作，當然也有人返回本行或轉業，但一生中能有全時間事奉，已很有意思。



當神要拓展天國的時候，會興起一些甘心樂意地降服在祂主權下的信徒。生於十九世紀的宣道會創辦人宣信博士和生於二十世紀的著名奮興佈道家宋尚節博士就是當中的佼佼者。

宣信和宋尚節都被稱為「神人」，足見他們分別在不同時代裡對拓展天國均有劃時代的貢獻。宣信曾先後創立聖經學院（後改名為奈亞學院）、福音會幕堂、宣教訓練學院等；一八八七年成立基督徒聯會及福音宣道聯會，兩會於十年後正式合併為宣道會。他大力推動宣教，曾應邀到各地主講宣道聚會，他主領的聚會「既有屬靈的自由，卻無屬人的放任」，受益者不計其數，不僅當時的宗教家感到驚歎，連新聞界亦為之嘖嘖稱奇！

宋尚節由重生、蒙召到安息主懷不過是短短十八年，但已五次南渡至東南亞各地主領佈道會、奮興會，足跡遍及緬甸、新加坡、印尼、馬來西亞等地，又在國內多處舉行佈道會、查經會、培靈會。

兩位被重用的神僕，年代不同，背景各異，卻同有宣教的心志，也同樣經歷痛病的煎熬。

宣信曾患嚴重的神經衰弱，這病差點使他瀕臨崩潰，但人生的盡頭往往就是神的起點，他就是這場大病期間蒙恩得救。他在二十一歲那年擔任牧師，卻因心臟病而須休假幾個月。多年來，他都是藥不離身，直至他經歷神醫的真理，才得著真正的醫治，靈命亦隨之更新，不斷地與主聯合，並以「只見耶穌」為事奉的座右銘和原則。（《非我唯主》第八章：「宣信與神醫的真理」，頁57。）

宋尚節身上也有一根痛病的「刺」。他在佈道工作初期已因工作過勞而患上嚴重的心臟病，他將生命交託給神，仍然大聲疾呼佈道。神雖行神蹟醫好其心臟病，卻留下一根「刺」給他，就是痔漏，此病使他講道勞累時流出大量血膿，後來有漏管十條之多！雖動了六次手術，仍不得痊癒。他沒有因此離棄神，反而更努力地事奉祂，得著醫病的能力，曾替數十至數百病人按手禱告，得醫治者以千百計，盲者明，跛者行，令敵對者啞口無言。（《失而復得的日記》「膝序」，頁x。）

走過木人巷

離職一年來受訓，自然要考慮經濟。荃宣給予本堂學員劃一的生活津貼，平日出隊的交通費便實報實銷。對前教師曾麗輝姊妹來說，津貼約為過去薪金的三分之一，而且她有積蓄，家人在那年也不用她貼補家用。相比之下，早她兩屆、有家室的師兄蕭偉明就沒那麼輕鬆，當時他三十五歲，太太剛懷孕，還要供樓，有點兒擔心岳父母會怎樣看；但太太支持他，說：「用完積蓄才算吧。」蕭太是教師，成為家庭經濟支柱。

「我們點滴見神恩，那年我們對雙方父母的供養沒斷過。」蕭弟兄憶說。

一年「埋身」、「馴身」、類似傳道人的生涯，讓短宣生深入些了解教會服侍，理清自己是否適合或願意成為傳道人。

「我嚐到傳道人做到殘的一面，」曾姊妹說，「但又感到時刻與神同工、時刻敏銳天國的事情是多麼美好。」師長們像生命師傅扶持了她，有時一起出隊，乘車途中的幾句話已成了她的幫助。

那一年蕭弟兄多有時間親近神，生命被建立；師長的牧養、經驗、教導和提點也使他獲益良多。「對自己認識多了，也讓教會認識我的為人、恩賜和限制等。我體會到事奉是美麗和蒙福的。」短宣後，他和曾姊妹前後在荃宣任傳道幹事一年，然後唸神學，現在又同於天水圍分堂牧會。

願作天國兵

活水堂傳道同工張玉琴姑娘也是前短宣生，在回應神呼召作全職事奉上，她自稱從前是逃兵，但眼見公司裡有頗多同事是「耶和華見證人」的信徒，他們熱心傳教，打正旗號半天做工、半天傳教，她不禁自問：「基督徒有沒有竭盡所能去傳真道呢？」

短宣是助她確認步上天國事奉的台階，因為在佈道時，她遇到許多容易信主的坊眾。「只要傳，他們就信，肯聽又肯信，『執豆咁執』，為什麼沒有有些人來做工呢？只要忠心去傳，人信不信是神的感動，而事實上神的靈的確感動人了。」

願神繼續使用這個短宣課程，興起更多工人，投入事奉，叫人得生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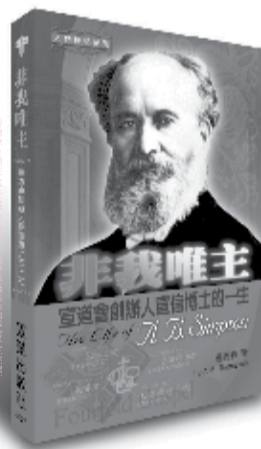
畢德富牧師

編輯室

cmanews@cmacuhk.org.hk



現屆短宣生上課



湯普信著，陸忠信譯：《非我唯主——宣道會創辦人宣信博士的一生》（原名《宣信行述》）。增訂版。香港：宣道出版社，2006。



利未整理摘錄：《失而復得的日記——主僕宋尚節日記摘抄》。香港：宣道出版社，2006。

非我唯主·至死忠心

● 鄭子遜

www.cap.org.hk

宣信與宋尚節的身上同樣有一根刺，分別是前者蒙醫治，能夠與妻子慶祝金婚紀念，享年七十五歲；後者終其一生都與痔漏為伴，最後四年更動六次手術，卻徒勞無功，終年只有四十二歲。讀者或會不明白：兩位僕人同樣鞠躬盡瘁，神為何只醫治其中一個，卻要另一個被病痛折磨一生？莫非這就是神的主權？

也許，我們可換個角度去思想：這正是人對神無條件的降服。宣信與宋尚節都是忠心的僕人，孜孜不倦地拯救喪失的靈魂，雖然神對他們的計劃有所不同，但得醫治的那位沒有因此忘卻神恩，反而更獻身被神使用；得不著醫治的那位沒有怨天尤人，反而更熱心地傳揚真道，榮耀基督；他們的工作同樣得著神的賞賜，同樣使萬人得救，這不是保羅所說的「或活或死，總是主的人」的獻身精神嗎？宣信與宋尚節不光是屬於他們那一個時代，也是這個及以後世代的聖徒楷模！神在你和我身上的心意和計劃可能都不一樣，但我們能夠謙卑地懷著同一顆順服的心嗎？✚

（作者為宣道出版社市場部同工）